



尤菴集 卷八

遺事 御錄 附錄 傳

共七十

~16
2410
59



和
2410
60-59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五十五

樂善堂

遺事 語錄 附錄

同春宋公遺事 三十六條

公接人溫和故人甚愛之而亦有沒顏面時矣

雖游戲翰墨必書聖賢格言

有僧靈運請寫佛經題目余曰朱子不爲寺觀題額
今寫此冊如何公曰曾已許之故渠忘勞遠來今不
可食言矣及僧辭退公曰後勿復以此來謁從此永
謝矣是壬申歲也公之受言之勇如此

有李愛日者粗知執鍼而性妄公幼時有指背愛日
來治之仍與戲游甚昵後五六年復至則公已冠而

有成人之責矣略問安否而不接他語愛日大怒面
斥曰措大今則爲大人也公愕而不答則又曰措大
爲宰相也又曰爲政丞也又推而犯之於不敢言之
地在座者皆駭散公不能堪愛日不辭而去公嘗曰
敢言其日事者無異於愛日矣後十餘年愛日來謝
公待之如初略不記前事

余八九歲時育於公考榮川府君每與公同袍余所
著弊而蟲則公請以其所著與之其先妣金夫人輒
許之

舊婢佳屎來自正獻公家而役於吾家者也公旣生
榮川府君就吾家曰佳屎之母於我生時有罔極恩

又欲得佳屎以養吾兒吾諸父相議津送佳屎入公
宅養公極其誠心公亦愛敬之當春郡守府君上葡
萄於架其護冬柴草頗多公請全給佳屎許之公使
奴先男負以致之先男有厭色不肯卽致公請於府
君而將撻之佳屎來請赦之公又請曰彼嫗有不安
心而來懇請勿撻也府君亦許之

金氏姑

護軍金
好德配

嘗語余曰汝聞榮川姨兄降生時

事乎請聞焉姑曰從母脫此兄時纔露肩從母處

氣絕家人將發喪李正獻宅婢某

佳屎
母

甚有膽量

倡言曰主則已矣奈此兒氏何且見俯仰必是男
也遂揮諸婢退去只擇四婢體一人後自以兩手

夾持兩肩微微搖引既及腰下則自然順利纔既下草從母漸甦竟以兩全焉故從母家待其婢絕異於他姨兄常以母呼之其女佳屎分隸吾家及浚吉生姨兄委來指佳屎曰此婢之母於我恩人欲令此婢復養吾兒如何吾家遂許之故卒入姨兄家爲阿母保養浚吉出於至誠與其夫與女訣不顧見專心一意始終無替浚吉長成後始死云金姑通書史識義理教諸子解蒙女子亦教以文字故其長女亦解書矣

余與公雖甚愛好而論議是非則或有迥然不同者其最者沃川全郭祠宇毀撤事也各執所見終不相下余性褊急至發於聲氣公亦不寬假余先悔謝其無禮而於其是非則終有所不相入者矣其後公於上前卒用余言與閔大受合辭請毀而蒙 允公之處事周詳捨己從人如此

此事煞有顛末 反正初文元先生上疏請毀鄭介清郭詩祠宇蒙 允而因兵亂未果施行徐公必遠爲監司遣裨將毀去之其裨將歷見公公止之曰雖已有 成命因循不行已三十餘年矣其間屢經亂離其文書存否亦不可知必須具由更請然後施行爲穩矣裨將遂不往沃川還報於監司監司遂止余以爲既有文元先生疏本則此實

一公案何必更請以是徃復輾轉相激各露聲氣
是余粗厲之致至今思之不覺愧汗也○鑄積時
復建其祠宇二凶伏誅後閔相復 啓請而毀之
孝宗朝尹鑄爲官則輒還納告身而不受余謂其高
節如此終不可屈矣公曰第觀之終非寂寥守靜之
人也至今十七年而果驗昔王仲祖謝仁祖劉真長
同省殷浩見其有確然之志王謝曰深源不起當如
蒼生何劉曰卿輩真憂深源不起耶其後浩果起而
大狼狽公之識度真不媿於古人矣

戊戌同入 榻前公曰 宗廟所用祝差謬又宗器
不如法請令某勘定余進曰臣固非其人縱使實有

此才具竊恐此非今日急務昔諸葛治蜀不置史官
朱子論廟制不如古而曰請興復之後還返舊都而
一新之以正千載之謬 上竟不允公言公出而見
責曰不料論議之相異如此也吾意以爲國之大事
在戎與祀今祀典之滅裂如此欲望 祖宗垂佑錫
羨於無窮得乎余曰自 上旣曰大計已定則自此
之後當權置百爲一意於此而不可使精神分歧然
後可庶幾焉公曰此當並行而不可偏廢者也余曰
上殿未嘗苟同下殿未嘗失色此古人之善事吾輩
共當勉之也

共當勉之也

聞於

宗廟祝辭

以用於

於

宗廟祝辭

以用於

於

宗廟祝辭

己丑年間在都下嘗謂余曰閔仲集福人也其第三

子亦甚佳時持叔甚少也

余外妹金氏爲李都事榮先妻生二子聖錫範錫一日有人來傳曰金氏喪子矣余驚曰誰歟公曰必是長者也後審之果然矣

公晚年頗好飲酒每微醺則揚言舒氣和樂歡洽族人云同春有老年豪氣以余見之則似慕康節之爲人矣

公於東方先賢最尊退溪李先生嘗曰鄭愚伏諸公聞仁弘誣詆退溪以喪童之說以爲若不明辨終爲闇昧之事遂於退溪年譜中追錄妾子某生於某年之下故其板本顯有追錄痕迹吾與曹正郎希仁同

聞此語於愚伏而同見其板本矣及仁祖乙亥嶺人上疏以爲於李滉元無此說而橫被筵臣之捏造曹以爲真有此說云則嶺人極力攻曹使之不容而後已此實原於愚伏諸公辨明先賢之誣而曹不過因其親聞於愚伏者而陳其顛末而已且嶺人有同聞其說於愚伏者今乃皆諱之而攻曹其用意之不佳如此云

此事極有本末當仁祖乙亥夏館學章甫上疏請以文成公李先生文簡公成先生從祀文廟生員蔡振後亦率異議者若干人並入疏本詆誣二先生上入其說峻拒館學之請諸大臣以下或

劄或疏力陳其未安之意 上一日對 筵臣曰
延平府院君李貴生時嘗言李珥有喪童之謗云
云果有此事則豈合於從祀乎完城君崔鳴吉進
曰李貴之言乃指李滉非李珥也貴亦非以滉實
有此事其嘗被誣如此云爾此貴平日常說於儕
輩間者也且貴老耗之後言語顛錯呼小臣爲崔
敬吉呼金自點爲金自兼呼李敏求爲李聖求此
朝臣之所共知者當時以李滉爲李珥無足恠者
且李貴師事李珥沒齒尊敬其見於丁亥疏者可
見矣設使李珥真有此事貴必不於將死之年變
其平生之心自斥其師之過失也 上首肯之於

是嶺人之以事至京者相率而上疏以爲李貴實
指李珥而崔鳴吉乃敢移之於李滉彼時仁弘雖
詆李滉而實無此說云崔乃上疏辭職略曰人謂
曾參受竊飯之誚則臣必曰此非曾某乃顏某也
人若曰顏回有殺人之謗則臣必曰此非顏某乃
曾某也此豈以顏曾實有竊飯殺人之累也公當
時每歎嶺人之不慧而曰愚伏若在此事必不至
如此之紛紜也

當柳世哲等上疏時公曰此事尹鑄實爲之根本也
然若非壽弘之相煽則鑄亦不能如此之郎當也因
言嘗以 國朝故事 大妃爲 大行三年之說言

於鄭領相領相以爲疑曰此說聞於何人答曰聞於金壽弘矣領相微哂曰然則不可信也云其見侮於人如此而不自知可哀也已余曰其見侮於人如此故其發奮也如此公笑曰此亦然矣

己丑權公堦爲臺諫論尹善道以不赴 國喪公曰善道一淫悖之人論之何惜但以不赴 國喪爲罪則古人不以必赴爲義在朝者哭於朝在野者哭於野而已今何至論罪乎余亦力言其非是權公遂停啓當 國喪初金公弘郁爲臺諫論宋公國澤以緩赴而罷職公嘗歎時人於古人德行未必及於萬一而獨於 君喪務勝於古人是不可曉云

公嘗與余食松葷曰聖人制禮使喪人不得飲酒食肉爲其味厚也如松葷雖曰素饌而味極美喪人食之恐未安也

甲戌草廬見怒於錦山守金聲發不得安其所公心不能平而累形於言錦守之胤巽賢舊與公相好及是怨公不淺然不忍全斥曰是小人而仁者也公聞而笑曰焉有小人而仁者也余曰魚叔權稗官記曰圭庵之遭禍人謂之愚君子今兄爲仁小人其對精矣其後公待金如初爲吏曹時以冲庵後裔擬金於政席及金亡後顧恤其家特厚余中表妹二人爲金之子婦與姪妻爲言金內感德之意云

公嘗言魯問四端七情理發氣發之說於愚伏則愚伏以栗谷說爲是然嶺人聞之必以吾言爲不信以吾言爲信則必並與愚伏而攻之矣退溪詳審溫恭在先賢爲最而一變而嶺人之風聲氣習如此殊不可知也

孝宗大王乙未儀禮經傳通解始以 聖教刊行其前公於此書極其眷眷庚寅金公慶餘由善爲忠清監司公亟請於由善收聚營吏之善寫者寫出一通由善快許之公喜曰朱子嘉惠後學之意可以行於今矣及其既成日夕看閱焉

公嘗曰西南之論各主一邊未知其孰是然如文元老先生浦渚趙爺俱是厚德公心之君子而每主西人之論後學須當尊信而以爲定論矣

當尹鑄還納告身也余與草廬稱之以爲可並於伯夷公笑曰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不料諸公語無斟酌如是希仲此一節高則高矣然未知其果至於聖乎且伯夷不食周粟外德行何如而以仁見稱於孔子耶余曰非謂全體特以一節言之公曰雖以一節言之須至餓死然後言之未晚也

仍言其爲尹以欽服喪之事

宋得弼嘗以其曾祖同知公命致言於公曰懷德宰將至吾家須來會叙話云公責之曰長者之言果如

是耶長者必曰城主而汝乃曰懷德宰何如是不遜耶
學史略時榮川府君問曰人不敢欺不忍欺不能欺
是何故有此三者之異耶公對曰有嚴威則人不敢
欺是畏之也有仁心則人不忍欺是心服也有智術
則人不能欺是服其明也府君曰然則孰優對曰不
忍者上也不能者次也不敢者下也府君大奇之余
先君子每訪榮川府君而歸語不肖曰每見某必見
其長進矣是十歲時也

公嘗曰人間萬事莫如有好子孫也

己卯歲謂曰尹鎮以黃口小兒乃敢褒貶先賢瑕謫

退栗之論至於牛溪則直斥其字又已有著書垂後
之意無論其說之如何而其氣象淺促矣其能久遠
乎鎮後改名鑄者也

孝廟癸巳吾宗爲柳祖妣乞恩也只據墓表數行
文字其寂寥甚矣余姑母金護軍宅爲誦余祖考都
事公所記柳妣事頗詳余請以文字記之則金姑謂
余平生未嘗以文字示人矣遂以謔書錄出余自報
恩急走人以報門宗則公拆見之未及終篇泣涕如
雨宋殿中士臣適在座親見而爲余言吾儕非人也
爲久遠先世事情發於中如此非他人之所及也
吾宗有判校正郎二派判校子孫其祭禮依國法

只祭三代正郎子孫依家禮祭四代一宗祭禮各異有所不安矣公議于諸宗請依正郎派祭止四代諸宗皆信而從之自此祭禮皆從文公之制不但典禮敦厚無憾公之見信於宗人亦可見矣

公每自言吾心力甚弱於讀書時不能極意窮索然此自謙之辭也其窮索到處則十分精明顛撲不破矣

大抵公用力既久暮年德成則精粹之氣達於面貌動靜語默端莊閑整無有圭角而不踰規繩色容清和辭氣條暢存心處事懇惻精當

當 崇禎乙亥丙子間公病甚常以醫藥爲事醫者

爭請解去脚緊使氣血流通公不肯曰如此則散漫不攝還若病加者然公之收束檢制之功於此小者亦可見也

公善於解芬尤長於酒場

士微欲以昌字名其第三子問於公曰得無有不安者耶蓋以公先諱有昌字故也公曰少無未安之意耳士微遂以名之

公嘗讀易五贊至泰愕匪人妬喜來復擊節咏歎不能自己豈所謂犁然會心者耶

壬申春謂余曰去夜夢見吳相允謙似是亂夢其日午因有人來問故事取閱先清坐公時故紙忽得吳

相書此雖小事而亦奇矣朱先生嘗曰平生每夢見故舊親戚次日若不接其書信及見之則必有人說及惟此等是正夢其他皆非正云云

公每言愚伏說家禮冠梳之梳明是梳字之誤愚亦每以爲然矣後見語類則亦作梳然愚伏必不爲無證之說恨不於當時復因公而質於愚伏也

公篤信愚伏而至於格物之說則不以爲然矣嘗言一日從容問於愚伏曰下教所謂格物物格正如請客而客來云者果可爲定論耶愚伏曰吾則以爲不可易之說也云云觀其意牢不可破矣公因曰格物物格之說朱子既已極力解釋而其後論議若是紛

紜將何所適從最是退溪之說與栗谷迥然不同取捨最難矣公意則誰從余曰不問退溪與栗谷而同於朱子者從之不同於朱子者不從而已公曰孰爲同而孰爲不同乎余曰格物二字未見有不同者而惟於物格二字論議多歧矣然朱子於章句既曰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云則是主物而言也無疑矣至於或問則又曰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云則其意視章句益明且詳矣退溪庚午以前論物格則皆是知至而非物格也庚午歲與奇高峰書大悟前見之非而始主物而言則卽同於朱子說矣然雖同於朱子而其主意實有不同者朱子既曰表裏

精粗無不到云則是兼體用而言者也退溪之說則捨體而只言用此其不同之大者也且朱子之所謂無不到所謂詣其極者蓋謂物之理已盡而更無可格之意也今退溪之說則其曰發見其曰顯行其曰非死物云者皆以爲理是活物故自能運用由此至彼也此又與朱子之意不同者也栗谷之言則與朱子吻合而亦有發明朱子之餘蘊者通透明白雖粗解文理者無不領會矣公曰然矣

語錄

沙溪先生語錄

問大學經一章一則曰致知在格物此則格致只是

一事一則曰物格而後知至此則又是兩件事願聞其所以異曰格物時知自然至非是格物而又致知故曰致知在格物至於收功時則必須物之理盡然後其知乃至不得無先後之序故曰物格而後知至先看在字後看而後字則其意曉然矣

問物格之說退溪之釋雖多而終未釋然曰然鄭景任經學精明而於此見亦不透乃曰格物如請客物格猶客來如此則物之理本在彼待人格之然後來到吾心也豈不謬哉惟栗谷之說通透灑落蓋曰物格者物理盡明而無有餘蘊是物理至於極處也是主物而言也知至者物之理盡明而無餘然後吾之

知亦隨而至於極處矣是主知而言也此乃一本於朱子說也曰何以言本於朱子說也曰章句於補亡章曰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也此以物而言也又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以知而言也或問曰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

濂溪灑落由於見識洞澈胸中無一點物欲故自然如此此非積累何以與此故朱門人有云使胸中灑落朱子非之曰此非強使之者也

濂溪買賣細事亦記於全書當時人質實可知若無朱子則堯舜周孔之道晦矣雖二程其所釋經

傳多有可疑處又有難從處栗谷常曰余幸生朱子後學問庶幾不差矣

朱子綱目有一處可疑漢明帝致佛法於中國以亂聖道此何等大事而不爲特書只於目中略略言之吾則每以爲此闕文也

綱目是朱子大事業實秦漢以後之春秋也然綱則是朱子所自修者雖游夏不能與也目則使門人節錄者故多有未善處

綱目特誅揚雄荀彧宋齊丘等而特崇獎節義之臣蓋所謂春秋因亂而作者其所感者深矣周室東遷而孔子生宋氏南渡而朱子生春秋綱目皆是一治

也

朱子論衛輒事義理極精微學不至聖處則不能及此蓋說到至變處以示可與權之義而又折轉到至正處以垂權經大訓於天下後世此非命世亞聖之才而何又曰趙汝愚所處寧宗事略如衛輒賢而衛人不聽其逃之義

論衛輒事見大全答范伯崇書

無極而太極常以為世人不甚曉解而惟栗谷之釋最為分明栗谷常曰雖無其極而實有太煞之極云爾退溪理氣之論終有未透處若聞栗谷之言則必相契合矣

嘗聞栗谷先生之言曰情是不知不覺自發出來不教由自家惟平日涵養之功至則其發出者自無邪枉矣意則是情之發出後因緣計較者志則是指一處一直趨向者意陰而志陽也然則性情統於心而志意又統於情者也

栗谷曰點掇本註猶言拈掇沾綴拈掇以手指取物而排置之意也沾綴以水滴瀝於地面之意也如明道言雄雉詩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其下即曰思之切也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忤不求何用不臧其下即曰歸于正也此以已意間間下語於本文之中之意也

栗谷曰許魯齋之仕元人多訾之然此乃失身非失節也蓋魯齋雖不當仕元本爲生長於北方非如宋室遺民之類故耳

余嘗與金清風權同在栗谷門下清風爲請其祖金大成碑文栗谷不答清風憮然而退私於余曰欲請不許之由於先生而嚴不敢焉君須待間請問也余如其說則答曰其處死之義甚未安故不許矣余以是言於清風後竟不敢復請云

嘗問於栗谷曰先生於事爲無所不通將帥之任亦可當否栗谷曰若自任將兵之事則吾亦未敢自信亦可爲將帥之師矣

嘗問於栗谷曰先生擔當國事如到極難處則將如何栗谷曰繼之以死而已學問亦然成不成姑置不論當鞠躬盡瘁斃而後已可也

嘗問於栗谷曰先生在楓岳時未嘗變形乎栗谷笑曰旣已入山雖不變形何益於其心之陷溺乎此事不須問也

栗谷入山時自號義庵蓋亦志乎集義生浩然氣也余嘗從容謂宋龜峰丈席不必干與時事以取禍害龜峰不能用栗谷乘銓時龜峰列書若干人以薦栗谷粘之窓間余往見而大驚請去之栗谷曰此何妨泛論人才是伊川之所不辭也

栗谷與人言不間親疎必豁然無所礙阻傾倒無餘而止可見其德量之宏大而其見陷於小人者亦以此也

韓文公所謂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閭奧而不見畛域明白純粹光輝日新者此實善形容有道者氣象考之今古則惟栗谷可以當此矣

吾於栗谷心悅誠服常以爲不可尚已而於牛溪不能無差殊觀故牛溪門下人頗不能平也其後往來熟習見其氣貌聽其議論然後知栗谷之以爲道義交有以也

栗谷答人疑問略不思量應聲輒對而皆中理致矣

栗谷之喪余方守先考制依黃勉齋服晦菴之制具巾帶往隨栗谷之喪時時輩在政席以此爲不謹執喪防塞王子師傳望有一人曰昔曾子當喪而往吊子張曰我吊也歟哉於朋友尚且如此况於師乎是非塞之也乃通之也然塞者力故終不擬焉

退溪云七情氣發而理乘之四端理發而氣隨之退溪之病專在於理發二字矣蓋理是無情意造作之物寧有先氣而動之理乎大槩原其本初而言則有理而後有氣然理在氣中元不相離故其流行之時氣常用事而理則隨之而流行矣故朱子釋中庸天命之性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

亦賦焉又釋太極圖妙合而凝曰太極二五本混融而無間此言理在氣中也其曰凝者氣聚而成形也者正庸註氣以成形也然則理之乘氣而氣不隨理者豈不較然乎理氣二字知之難而言之尤難徒知理在氣中而不知理自理氣自氣則有理氣一物之病徒知理之自爲一物而不知與氣元不相離則有懸空獨立之誤須知一而二二而一然後可無弊也

此說晨起言之

栗谷於理氣說通透灑落橫說豎說根節分明雖如我之鈍根者無不曉然矣

語類曰七情氣之發四端理之發退溪之一生所主

在此故有理發氣隨之說栗谷以爲四端固亦隨氣而發然不爲氣所拚而直遂者故謂之理之發七情固亦理乘之然或不免爲氣所拚故謂之氣之發似當活看也然七情中亦有主理而言者舜之喜文王之怒非理而何四端中亦有主氣而言者朱子所謂四端之不中節者是也

先生嘗於夜裏呼之曰爾知心性情意等字乎對曰只於註說朦朧看過豈得分明識破乎曰心如器性如器中之水情如水之瀉出者貯此水而有時瀉出者器也函此性而發此情者心也此心性情之別也此情既發之後經營謀畫者意也指向一事而欲之

者志也思與志相近但志則大而思則小也念慮則思之屬而慮有虞度之意矣又曰情是不知不覺闖然發出不由自家者也以此發出者經營謀畫者意也至此然後始由自家故大學不曰誠情而曰誠意也

博文約禮二者於聖門之學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栗谷每誦此言以教之然余所見栗谷於博文之功最多而於約禮猶有所未至也

退溪集中自言樂處甚多昔明道詩言傍人不識余心樂朱子猶以爲少時作康節多言樂處而其一曰真樂攻心不奈何朱子笑之以爲非真樂今退溪只

以退居靜處隨意看書是非不到爲樂此誠樂矣然於孔顏之樂則恐未能與也孔顏之樂周子朱子皆引而不發此豈易言者哉

余之一生所受用者司馬公平生所爲無不可對人言者也溫公若無慎獨之功何以與此此一句先生所雅言也大學誠意章中庸首章旨訣昭如日星而先生所操尤爲親切推其極則自然仰不愧俯不忤浩然有不可形容之妙學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其後文敬公自號慎獨真所謂繼志述事之孝也先生云嘗受近思錄於龜峰龜峰極其英邁看書無碍謂人如己故一番讀過而專不解說余初蓋茫然

如未學也退而靜坐看來看去十分辛苦讀而思思而讀書夜不已然後漸漸通曉千思百慮終未透然後請問焉讀書勤勞未見如我者也今爾看得容易看得容易者知未必精知未精則守之不固此不可不知也

少時於防制色欲煞用工夫雖久留關西終不萌於心也

李君惟泰年多未娶先生書伊川責周行己之語以示之

每侍宿於傍先生夜必着冠而坐微微吟咏或呼與之語一日宿於書堂早起來謁則先生曰吾今夜誦

過心經大文無一字記不起矣

先生晚年只修疑禮問解家禮集覽暇時則看庸學矣常曰修身齊家莫切於家禮小學治心進學莫要於心經近思錄又心經約而近思大也

嘗進講論語不可以作巫醫註雖小道尤不可以無恒余進曰此尤字明是宄字以字相似而訛誤也宄古猶字也 上意不以爲然矣

朱子喜讀韓文而如吾性本魯鈍又於經書日不暇給故未嘗觀諸子書以致著述鹵莽此非儒者所病而亦不可謂沛然無艱阻也爾須兼看韓文乃退而受韓文若干篇於慎齋

金河西經學精透而大節偉然

嘗曰君以鄭松江爲何如人對曰小子父兄常言其清直狹隘之人先生曰是矣此公自恃清白無瑕眼下無人終爲一世所仇嫉程子曰識高則量大此公亦是識不高之致也

嘗講家禮親迎條附註圍布几筵處因言昔松江一日挾家禮來指示此註曰吾反覆窮考終未曉解願賜詳說余一一說破則公喜甚曰今得破鬱幸甚幸甚未幾自經筵直來見余笑謂曰今日遭逢一奇事矣進講訖後自 上出家禮下問曰此處予屢次尋繹而終始阻塞諸筵臣試爲我講說雖翰注苟有知

者勿辭乃昨者所問於君者也諸人皆以不敢知爲對吾一一句絕而釋其義自 上教曰大段灑然矣再三稱歎仍曰予於書未有若此註之艱阻者也謂筵臣曰某官官高多事之人而猶且留意於書而諸人何故不能然耶諸人皆慙謝吾幾欲言臣亦不知昨者學於金某而知之云矣到口而終不敢達矣旣退追送賞賜此實君之功也可分受也小子竊謂宣廟萬機之餘猶且留心於此等文字而又不知則不措又不耻下問如此大禹之克勤小物周公之坐而待朝何以加此余於 崇禎丙子因使臣行錄問家禮疑義於禮部使臣回言問於禮部則其主事笑

答曰俺等所主者 皇朝禮而已家禮非所知也夫家禮乃化民成俗之書也禮部曾不經意至於窘急乃以謊說而禦人其不誠甚矣抑可以知 皇朝事實而亦知 中朝不尚朱道之一端也

先生曰栗谷於精微肯察處必明白說破雖文理未通者皆能曉解龜峰則不肯剖析其意蓋謂吾雖言而人未必知也其氣像不侔矣然龜峰蓋亦不欲人躡等也退溪之答人問疑禮如承重孫妻有姑則不爲從服之類非朱子本意景任專於禮學而於啓運宮初喪偶然妄發大爲崔鳴吉所窘惜也
追崇之議方盛時先生曰此議唯李貴朴知誠所見

適然而固執不同其餘似皆出於承順 上意也如程子以悼園爲非者只以不當稱考而稱之也今議者乃曰稱考時程子不以爲非而至稱皇考然後始以爲非云夫皇字是顯字大字之意是虛字也程子之意斷不在此也

反正初正是有爲之會而反正諸人志於富貴又值迨變胡變人心大壞 上亦知國勢之傾危置之於無可奈何之地因循以度朝夕天下之理不進則必退可勝歎哉

余與金瞻金晬以世分之厚雖色目既分之後猶相往來嘗問於瞻曰人言宋應澗攻栗谷之啓出於公

手云然否答云不然吾豈爲是乎渠家亦有能文者何借於余蓋指宋應澗也因謂時烈曰汝家與彼家族屬相親且與隔牆而能不爲流入難矣李玉汝之妻嘗失性痛哭於家吾之儕輩每謂飢餓所致然而玉汝之氣終不少挫豈觀感於石潭之緒餘耶

先生甚惡黃俊良之附託李芑至欲削去朱子節要跋文矣嘗問先生痛斥黃俊良如此則高霽峰亦附李樛而栗谷却取之至以爲儼相時從事官何所見之異同也曰霽峰少時其父孟英爲樛門客故霽峰亦不得脫免與俊良事似有間也

嘗曰汝叔父評事曾未見也嘗見張維問曰君所知中誰爲第一流曰以小生所見則宋邦祚是爾戊申年及第而來見見其儀形接其談論益信張說之不足也先生議論忠厚和平絕不爲刻核之言而至於是非邪正則極其嚴截鄭疇翁弘溟印送松江稿其跋文有曰孽臣秉柄先生亟取筆註其傍曰孽臣卽李山海也

嘗曰癸未以前東西皆是士流相爭故栗谷每爲保合之論癸未以後則邪正分爲二黨矣嘗見金字顯問癸未事果如何金曰小人也然其意若欲只以小人之名歸之於李景懷李徵數人而欲白脫其一隊

之人甚可笑也

先生年八十四而易簣于辛未八月三日其春出至大門外綠槐下微吟古書徘徊數次日余自量筋力則行步猶可日三十里矣門人李恒言曰是年步臨渠家云其家去本宅五里強矣辛未出吊族人于石西而歸余出迎于林外馬坐巖然如少年矣

慎獨齋先生語錄

先生常衣上服著笠一日以常服毛冠步出于川上余追至則曰老親無饌欲令兒子求魚矣時季子益煉持小網及釣竿在傍矣

先生與庶弟同侍老先生庶弟答尹叅奉材書稱尊兄先生止之曰世俗不如是亟改之庶弟未即從先生以溫言反覆諭之改而後乃已老先生但微哂而已

先生定省老先生雖已寢亦拜老先生曰父兄臥則不拜也先生終不變

辛卯進見先生曰平生以君爲不甚虛疎己丑以後知君有客氣泰之則尤甚此後有召命只可謝恩而已吾則老矣謝恩亦不可爲矣如此時節以君輩之才寧有可爲之事

人家以咀呪滅亡者比比有之君與明甫爲邪不勝

正之論此甚酸論也

有忠孝之實則豈徒有學文之名而無其實者之比

哉

論李正宋太僕
享事而云耳

嘗稟遷葬後虞祭答曰朱子只是設奠而已丘氏變
朱子說而為一虞今君合而一之君之講禮如是不
仔細可歎

嘗稱尹希仲之為人先生曰與明甫何如對曰其才
則勝之曰今日後生中明甫豈易及哉

今世非惟學問之人不及 宣廟如醫卜書畫等技
亦不能及可見人才之與世俱下也

李承旨

德

文謫居連山其婦弟趙涼以臨陂宰載酒

肴來訪李文請先生來臨先生將赴之會李生惟謙
來謁先生即使人謝李文曰固將赴矣有客遠來不
可捨去遂與李生講小學

石室先生語錄

先生曰彼時 上意極其誠懇公終不起殊不能知
對日出處之義非所敢知只是無狀微臣不敢當異
眷耳先生曰進退無一定之義各求所安可也

先生曰嶺外有朴叅判彭後裔來問余漢江上有古
墓其表曰朴氏成氏柳氏李氏之墓諺傳魯山朝六
臣之墓其表亦磨滅厯辨今欲更修其墓改石記實
云云此事如何余對曰此等事如不能十分徵信則

只當用傳疑之義只修其墓而石則仍舊再刻似爲穩便矣先生曰此言甚是余亦以此說與矣大槩雖是他人之墓見毀而改修何妨

先生曰所託銘文久欲奉副而病餘精力日耗不得下手倘得蘇惺不敢孤負曰此事政欲趁此粗安疾急成就伏望先生終賜財幸先生曰吾非木石何敢不動但自上新有莽卓之教吾雖冒作公豈不以爲辱乎曰小生之意如是信不及則初豈敢冒請昔僞學黨作朱子辭人家文字者甚多然其中或有不辭而作者何嘗有一定之義乎曰朱子時與今所遭不同人臣受叛逆之名有何面目可立於天地之

間而復執筆伸紙作文字與人豈非無忌憚之甚者耶仍舉譏察事曰自古人君於見忤之臣使察往來賓客則誠有之未有如今日之直以逆名勒定而察其動靜者也曰雷霆無竟日之威三月天道小變之節事過之後上心亦且洞釋願埃數月而終幸之如何先生點頭曰如此則稍便敢不相副

先生曰吾嘗爲廣州牧時漢陰李相公在龍津一日往見之真坦蕩人也語及松江事極稱其善且曰早晚若得幾會則當自擔當以雪其冤及光海初遇着此事則乃曰請與李潑李洁白惟讓等一體伸冤云其處心之不正乃如此

先生曰嘗見完平相公云曾往嶺南將與諸人會話于退溪書院路傍有林亭數人在其下一人以趙月川語來要曰雖極未安請暫駐馬答謂吾將與諸人會于書院諸尊何不同會于彼月川又逸言吾輩不可入于退溪書院者也遂上林亭則略叙寒暄外月川卽曰大監以秦檜爲何如人也余卽笑答曰秦檜豈是可問而後知者月川曰人以秦檜爲大奸者以其主和誤國也今日柳某其主和誤國豈下於秦檜耶余曰今日事勢與宋時不同且柳之所見不明而然豈有秦檜之心耶月川殊以爲不然蓋兩家久不與相通書問有人戒柳相曰兩間漸至不好何不先

自通問柳卽裁書兼送海衣月川答曰令公送海衣海衣還解疑云云完平此言亦不以柳相爲無失也先生因舉重峰疏曰柳相與月川爲同門人而月川之評如此况重峰忠直寧有饒假耶

有嶺僧妙嘗進詩軸求詩先生手題一絕曰飄然雲衲問何來瓶錫遙從鳥嶺隈惆悵暮年人事絕鶴林泉石夢中迴丙戌暮春七十七老人書于石室山中又注云安東鶴駕山是余故山故云

先生曰國初盡殺王氏非 太祖意也蓋出於鄭道傳之謀未幾道傳被誅人謂道傳先受其殃云先生曰牧隱新豐皆是間氣古今如此文章豈多得

也余曰二人文章孰優曰牧隱精不如新豐新豐大不及牧隱曰象村如何曰象村文理透成出文字則人不敢疵曰澤堂何如象村曰此公真是匠氏手段先生舉王介甫詩曰志士無時少有成中才隨世就功名并汾諸子何爲者坐使文皇致太平此言儘有理

先生曰吾於凡事一定不改是性偏處

先生曰嘗見海平

尹根壽

海平曰梅聖俞甚不好底人

仍出示一冊題曰青雲駮蓋青雲駮是西域所貢之馬聖俞首記此事因以名其書其下極說歐陽公不是處所謂帷薄之謗亦聖俞所爲其交契如此而相

負至此其人可知歐公則於聖俞墓銘極有悼惜之意其忠厚如此云

先生曰曾未見重峰議論近看其文集真是君子人千百年間豈復有如許人乎因言倭使始請假道時海原因朝講極說不卽 奏聞後必生事豐原謂不料未終而遽爾奏聞後必有難處者於是一隊人主尹說一隊人主柳說爭論不決朝講至夕時方罷如此大義分明處尚以私意相爭世豈有知重峰者哉當時若用重峰計斬玄平奏京師則賊渡海重峰必先以妄言誤事受戮矣先生曰揚雄至朱子方正義誅之如程子不甚斥其

罪而只以爲有小疵者然殊不可曉

先生曰鶴谷心弱不能絕斷私囑以至狼狽可惜曰鶴谷持身行己與先生大段不同而先生交道終始如一何也先生曰吾於朋友間相愛之心甚偏故雖見其不是處而苟不至大段則情未嘗少衰矣且丙子年鶴谷被論於趙綱也吾以爲鶴谷雖有可論之事而綱則實出於私恨而非公心故吾斥綱甚至非爲鶴谷也惡綱之心術也又曰吾於鶴谷未嘗相規而遠爾疎待則是在我之道欠缺故終始善遇爾先生曰新豐非神聰然持守處絕人矣嘗問金沙溪曰人稱先大監爲神聰與持國孰勝沙溪曰吾先人

極該洽然精不如持國云

先生曰人謂新豐爲好佛是則不必然只是好老莊之道者也觀其自號可見

余謂東方歷代惟我朝家文明先生笑曰魯之削也滋甚奈何

先生手抄周程張朱格言微辭作一冊早晚披覽一日歷舉而商量之皆昔年所聞於沙溪先生者時時侍坐討論意思甚好

先生曰吾自少從先輩後聞論議者多矣未有若沙溪之正且確者也仍言沙溪甚不快汝益敬叔思叔此亦篤實處余曰沙溪先生嘗以成文濬文爲欲絕

松江以附時議或謂成是愿人謂之不明則可若謂
弄得心術則恐太峻云此說如何曰吾亦的知成之
不直處矣成曾遇曹某於路上首問鄭仁弘曰先生
平安否次問先生何時上來有若誠心景慕者然蓋
曹是南冥之孫而鄭之門客也有一武人目覩而爲
余言之矣

嘗見吳相問曰如今尚以松江爲非乎吳曰吾輩當
初甚以松江爲不好人嘗與一後生同謁成先生說
松江爲人之不好先生作色厲聲曰君輩不知松江
而妄加詆斥吾甚以爲未便也雖以君之爲人近聞
君之儕輩甚愛之况松江雖有些可議終是何等人

耶且松江吾之所親友也君輩以我爲師則師之所
友如是詆斥可乎於吾處而君輩略無所顧似無忌
憚矣吾自是皇恐汗出頓改前見不敢復有所論云
矣然觀其意思則似猶有未盡改處矣

問柳相關西失路事如何先生曰未曾聞知願得其
詳余歷舉所聞於沙溪先生者至鰲城謂五峰云云
先生曰此必非鰲城說鰲城嘗數近世名相惟以柳
相爲最或曰其隱微處多可疑鰲城曰雖有些少可
疑然其規模成就處諸人未有能及者鰲城若見此
事則所論必不如此

先輩多言殺王氏事非我朝之福因言宋太祖儘是

仁義人嘗見一小說宋祖立一碑於廟中名曰誓碑
蒙以黃袱封識甚密遺命曰嗣君初立獨與不識字
一宦入廟親自開見還爲封識其所刻有三條一柴
氏雖謀逆必宥之一不殺諫臣大臣一不記蓋以宋
之天下本是柴家舊物故遺教如此非忠厚之至烏
能及此以故終宋之世忠義之士輩出後世莫及矣
此碑至汴京破後人始見之

先生曰近世曆法恐差蓋近者三四月甚冷十月猶
有暖氣對曰曆家立歲差法而未能的知一歲所差
分數槩以爲七十年過一度則豈無差訛哉然愚意
竊以爲方今北氣方盛且聞術家言今日正當亥世

故寒氣常多草木不長耳先生曰書所謂庶草蕃蕪
易所謂草木蕃皆是治世之徵驗今日之反此宜矣
因曰以元會運世推之則今日正在何時對曰宋儒
言以一歲言之則今當五月五日云然則今日與宋
時同是午會而只是運與世不同矣然雖是午會而
堯得陽之中數則今日是陰生午中之後而漸向未
矣然則夷狄盛而陰氣多者恐是自然之理也曰自
古亂多而治少君子少而不肖多以易畫言陽一而
陰二是理勢之自然豈惟今日也

先生曰南漢形勢國亡君死之外更無他道理不得
辨此則只如今日而已今日之事只有扶持一線正

論使不至於全然泯滅則天理人心庶有復明之日耳

余爲見舍姊於長湍辭退而往返則先生新有議政之命見謂勢將入謝而歸對曰妄意不必動也先生曰只謝 恩命而已非有他意也且聞 教旨及諭旨不書彼人年號云 朝廷猶待以丁丑以前人也雖肅謝後辭免文字亦將用此例以伸區區之志也

先生曰所謂無極而太極者何謂也對曰聞之師所謂無極者謂此理無聲無臭也所謂太極者謂雖無聲臭而實有至極之妙也所謂無極者與老子所謂

無極不同老子之意則以爲無窮而又以爲太極之上復有無極也宋史濂溪傳語正亦如此故朱子切欲刊正國史矣先生點頭曰然矣先生又曰太極生陰陽則太極與陰陽自是二物矣對曰自太極而言則有理而後有氣故曰太極生陰陽自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中故曰陰陽各具一太極也先儒於此處發明甚多其曰理自理氣自氣者分太極與陰陽而言者也其曰器亦道道亦器者合太極陰陽而言者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先生曰說得灑然常欲質於知者而未能矣今日之事幸甚云云愚蒙竊仰先生老而好學不耻下問之盛德也

問文山於胡元將以黃冠野服備顧問其義如何先生曰此假託以拒偽官之意豈真欲如是耶曰箕子自靖之言則曰我罔爲臣僕而卒乃爲武王陳洪範豈以論說道理與爲臣僕有異故耶曰箕子所陳者乃天理人倫之大體而自天錫禹以傳于箕子非己之所得而私者安得不爲武王陳之哉且武王問道于箕子則是武王以賓師待箕子豈曰臣僕云乎文山則有不然者胡元以悖逆猾夏殄滅正統則已非武王順天應人之舉而於文山爲不共戴天之讐也雖身無官位而若備顧問於其左右則是忘其不共天之讐也文山之心豈肯安於此哉故愚以爲文山之言非實情也特假託以爲辭官之計耳

聯珠集附錄

青湖李公一相

余於孝廟朝與公相爲周旋情義甚深及孝廟賓天隕痛特甚每相對涕泣淚不勝枚余旣歸山裏寄余一絕曰白日西郊彩仗還中原消息泣龍顏忠臣烈士崩心慟應在窮山絕海間蓋於其時顯廟出迎虜使虜使傳言永曆皇帝遇害故公不勝悲憤以此見志士林傳誦焉

東里李公殷相

余於中年始與公遊公愛余殊甚焉余嘗用朱先生
阜陵韻以挽 孝宗大王矣後公爲誦其中間數句
云宇宙懷深耻風塵有暗傷麋心安野草鳳詔帶天
香仍曰如宇宙懷深耻一句公亦不能復作也余笑
謂曰此雖小藝公何阻人之進也共一笑而罷厥後
日覺摧頽終不能覓句然後始知公之鑑識也

東菴李公有相

余於遷 陵時承 命上來改訂 誌文見公已病
而猶盡心供職余心服公服勤至死之忠也未幾訃
至山裏至今痛惜不能已

靜觀李公端相

余與公晚相爲知己友往復論辨殆無所遺嘗論物
格知至之說暗合於栗谷先生余深服其識明而理
精意謂長時切磋開發於蒙陋者多矣奄忽先我而
逝痛惜之餘益歎吾道之益孤也

九菴先生文集卷之一百五十五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五十六

傳

三學士傳

掌令洪翼漢

洪翼漢南陽人字伯升自少聰明秀發孝友忠信每
讀史見死節義者則必色動而心慕焉光海辛酉中
謁聖科時非權勢家子弟則不得與選主試者竟拔
去公亦夷然也 仁廟甲子 上幸公州設庭試公
為壯元例受典籍以監察充 奏請使書狀請 當
宁諾命冕服主事者沮遏事幾不諧竟得準請而歸
實公周旋之力也臺諫以微事論削一行人官職

上以其涉海竣事悉命還叙公由是侍從出爲高靈縣監丁卯姜弘立導虜犯境公領縣兵晨夜赴亂則朝廷已與虜講和虜撤歸因留弘立于我矣公爲正言請治弘立降虜反噬之罪丙子春拜掌令時虜遣使來議僭號事公上疏其略曰臣日接義州府尹李浚狀啓卽金汗稱帝事也浚能以天無二日等語攘却之臣不覺曲踊巨踴者三百而益知我朝禮義名分炳炳不昧猶使操弓武夫能知自守而抗勵不撓若是凜凜况於聖上廟堂諸臣豈下於一武弁哉臣自墮地之初只聞有大明天子耳今此虜言奚爲而至哉向者賊臣引寇猝至乘輿播

越乞和爲好雖出於不得已而苟於其時先梟弘立之首使我堂堂大義昭揭如日星則戎狄雖豺狼豈無感聳欽艷我禮義之爲美乎計不出此惟以得弘立爲幸而倚以爲安危之機彼其欲左衽我臣妾我者實由是耳臣自聞僭帝之說膽欲裂而氣欲短寧爲魯連之死而不忍使其言污耳也我國雖僻在海隅素以禮義聞於天下天下稱之以小中華而列聖相承世修藩職事大一心恪且勤矣今以奉虜偷安縱得晷刻之淹其於祖宗何天下後世何且聞胡差所帶者半是新附之西獐夫西獐之於我旣無交聘之禮則奚有僨接之道拒而不受可也而入境

有日訖無廟堂之一言臣未知其處廟堂者何人也
既已恬嬉於平昔而今此朝夕禍迫之日猶且晏然
不動其視 君父之受侮不翅吳越人之尋常然則
虜人之侮我實是廟堂之所召也嗚呼事已急矣凡
有血氣者莫不扼腕顛膽而元戎閑坐於 山陵
聖明淵默而深居寂無一事之規畫臣不識其所以
然也臣竊觀虜人之意不過矜張誇耀迫脅強驅耳
渠苟欲稱天子莅大位惟當自帝其國號令其俗何
必稟問於我哉所以渝盟開釁嚇藉我口者將以稱
於天下曰朝鮮尊我爲天子矣 殿下何面目立於
天下乎臣請亟執其使責其背約僭號而戮之以明

示禮義之大鄰國之道然後函其首並其書奏聞于
皇朝則義益伸而氣益張矣如其不然以臣言爲妄
則請先斬臣頭以謝虜人焉臣忍使 君父受辱而
苟生哉噫臣雖孱弱猶思乘一障而隕身於虜鋒矣
環東土數千里寧無一人義士哉卽今兩西人民懲
創徃日而切齒腐心矢不與此賊俱生是誠激義鼓
勇因風吹火之秋也可強可弱者在於斯其存其亡
者在於斯惟 殿下速下哀痛之教檄召八方之士
躬御六轡面諭大義其爲 殿下之臣子者孰不踊
躍後先爭效死綏之忠哉 上批曰深嘉爾爲國之
誠斬使事似爲太早徐觀所爲而處之未晚也時大

學生亦上疏請斬虜使虜使懼而遁去中外洵洵崔
完城鳴吉力主和議議遣小譯以探虜情其實欲更
通和也公又以大義面斥鳴吉鳴吉深銜之一本無
銜之十二月十三日虜警猝至時平壤缺庶尹鳴吉
謂體察使金瑩曰斥和以致虜者洪翼漢也今西路
之任捨此其誰遂除授促行人多來吊而公略無幾
微色曰殉國死敵素心也聞者嗟嘆十四日肅謝促
發則虜騎已迫西郊矣遂奉母夫人安泊于江華之
摩尼山由喬桐西走任所穿過賊屯二十餘日始達
平壤之寶山城則城中聞元帥金自點敗人心洶洶
一時潰散公遂發文招集日日於寇深之初本府以

空官衆無所統偏被兵火至於將官衙兵同時離散
實非背公形勢固然矣子遺殘氓顛沛何處撫念至
此愍惻何極今則當職來莅本府其各率父母妻子
劃卽來赴務相完聚且聞帥府軍兵逃散還家云身
既犯律決難容貸惟改心易慮以圖自新或覘賊形
勢或躡後追擊或乘夜斫營或折馘執俘期樹將來
之績永贖已往之罪我言不誣其各勉旃於是人心
稍振士氣思奮爭相還集公悉心籌策夜以繼日守
備之具略備卒得保其城賊初上將幸江都自南
門回駕入南漢山城圍急賊要斥和臣以甘心鳴吉
遂與一本無鳴吉廟堂議以公及尹公集吳公達濟

應副語在尹吳二公傳丁丑二月十二日夜平安都
事田闢以有旨指揮令甌山縣令邊大中執公于平
壤豆里島縛送賊酋營時公未及食乞解縛食食而
大中不許殷山縣監李舜良來見慰之公謂曰國
事至此螻蟻孱命不足論也但我豈是畏死者况君
命其敢逃乎而束縛至此乎舜良勉諭大中暫緩其
縛而進食夜二更渡江而西晨夜疾行五日到義州
府尹林慶業迎公入坐或云出逆公於一舍外曰明公此行真
男子事也生既能扶大義死可以光竹帛復何所恨
公曰由我一疏禍敗此極死不足贖尚論其餘但願
亟往無使君命稽滯也慶業問公行資有無辨治

甚具

或云且解其
裹以衣之

遂使彌申使張超押送之至通

遠堡有胡四人來問繫來之由具道其故胡曰我是
汗之家人也仍解橐出食物以饋之曰遠來想必飢
乏公有何罪到瀋陽汗必放還矣二十五日始到瀋
陽公於道上目擊我人俘虜繹屬不勝悲憤及見橐
駝背上載我國御寶不覺痛泣焉既至華人之胡
服者爭來堵立莫不嗟歎曰真忠臣也若使大明
皇帝知之寧不聳動男兒至此死亦有光迭相來慰
二十八日汗使囚公于別館令其博士官來設宴厨
人亦盛設朝夕之具以進曰皇帝所賜不可不食公
曰吾只有一死而已此豈可食乎皆終始不受胡將

龍骨打至所館使舌人傳言曰汝何故入來公曰吾以斥和首倡被執而來龍胡曰汝國朝官甚多斥和者豈獨汝一人乎公笑曰吾豈畏死而諉他人者哉龍胡再三詰之曰汝外必有他人勿諱直告也公曰去年春汝之使我國也請斬汝頭者獨吾一人龍胡亦笑而去三月初五日公聞汗盛陳兵威將引以入公方食顏色自若盡食如常顧謂從行蒼頭曰汗必將屈辱我我則不屈今日我必死矣俄而列卒傳呼甚急焉至門外則繫公兩手而督迫之公步履愈益安舒蒼頭恐其激怒亦從傍促之公笑曰男兒到此當從容就死豈可蒼黃失措乎及至庭下屹然特立

羣胡皆起立聳觀汗使解其縛謂曰汝何不跪而倨傲若是公曰此膝豈可屈於汝乎汗曰汝何先背盟約而斥和使兩國成釁乎公曰汝與我國既約爲兄弟而反欲稱帝臣我背約之失其在汝乎其在我乎汗辭塞良久曰汝既首斥和約則其志必欲殲滅我類矣大軍之出何不迎擊反爲我所擒乎公曰我之所執者只大義而已成敗存亡不須論也若使我國臣民一如我志則爾國之亡已無日矣卽解衣投地裸裎而言曰聞爾國刑殺必以鬻鬻云何不速行鬻鬻乎仍索筆書紙曰 大明朝鮮國縲臣洪翼漢斥和事意歷歷可陳而語音不相慣曉當以文墨控白

焉夫四海之內皆可爲兄弟而天下無兩父之子矣
朝鮮本以禮義相尚諫臣惟以直截爲風故上年春
適受言責之任聞爾國將渝盟稱帝心以爲若果渝
盟則是悖兄弟也若果稱帝則是二天子也門庭之
內寧有悖兄弟哉覆載之間寧有二天子哉况爾國
之於朝鮮新有交鄰之約而先背之 大明之於朝
鮮舊有字小之恩而深結之則忘深結之大恩守先
背之空約於理甚不近於事甚不當故首建此議欲
守禮義者是臣職耳豈有他哉但臣子分義當盡忠
孝而已上有 君親俱不得扶護而安全之今 王
世子大君皆爲俘老母存沒亦不知良由一疏之浪

陳以致家國之禍敗揆諸忠孝之道掃地蔑蔑矣自
究乃罪可殺罔赦雖萬被誅戮實所甘心血一釁鼓
魂去飛天歸遊故國快哉快哉此外更無所言惟願
速死速死汗使漢人譯而聽之顧謂左右曰難矣哉
此人也仍出公斥和疏以示曰吾豈不可爲皇帝耶
公曰汝乃 天朝叛賊寧可爲皇帝也汗大怒遂令
二胡挾執兩腋而去二胡乃其國刑殺人者執公蒼
頭拘之別所其後只以鞍馬衣衾之物付譯人金汝
亮並其蒼頭還之蓋公抗虜之書卽張超所傳而來
者公之蒼頭被拘以前終始隨公目擊而歸言之亦
以公日記而來華人之慕公義者多爲我人說其事

如此云初江都之敗公長子晬元奉公大夫人及公繼室許氏自摩尼山轉向喬桐纔到浦口虜騎猝追許氏被執拒賊不辱鋒刃亂下晬元輒以身翼蔽之晬元既死而許氏自投水晬元妻李氏亦自刎於晬元傍實丁丑正月二十五日也前一日公次子晬寅已遇賊死於摩尼山矣惟大夫人與公二女以老穉得免焉然公皆不及知行到宣川寄二子書眷眷於家屬之存沒又戒之曰汝等勿以我爲念惟侍老親與汝母終自保護無絕先祀朝廷月給大夫人廩料終其身並及其二女 孝考初特命錄用其子孫復贈公承旨始公之死 昭顯世子命以尺帛招魂而

送之公竟無子繼後子應元以公衣履葬于平澤縣西鯨井里先兆許氏祔焉傍近章甫建祠墓下而俎豆之公性至孝喪考血泣三年事母務悅其心飲酒能多而以母之不悅也在親側未嘗酤顏焉公爲文清健警敏氣格竒逸其一言一句罔非忠義之所發也平生著述甚多而盡失於江都之變繫瀋陽適值三月三日有詩曰陽坡細草拆新胎孤鳥樊籠意轉哀荆俗踏青心外事錦城浮白夢中來風翻夜石陰山動雪入春澌月窟開飢渴僅能聊縷命百年今日淚盈腮士林皆傳誦流涕公生于 萬曆丙戌十一月二十二日死時年五十二

校理尹集修撰吳達濟

尹集南原人字成伯生於萬曆丙午生十三歲其考衡甲沒伯兄肇教以文行篤至不懈天啓丁卯中生員辛未擢文科隸槐院移侍講院爲說書又有史局薦未入而陞司書憂吉拜司諫院正言榮時爲天曹郎兄弟相戒曰吾等無以逾人而俱玷清班此甚可懼者也尋爲弘文館修撰校理歷獻納吏曹郎以成均直講試士于嶺南時丙子九月也未及復命路拜獻納冬復爲校理時和議復行崔鳴吉實主其事惡正人齟齬其間不欲其謀議宣洩奏事時請去承旨史官公聞之憤惋上疏其略曰近有一種邪佞

恠慝之言上蔽天聰下絕人望將使天地晦塞義理斃絕國不得爲國人不得爲人夫和議之亡人國家覆人宗祊匪今斯今而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天朝之於我國乃父母也奴賊之於我國卽父母之仇讐也爲人臣子者其可與父母之仇讐約爲兄弟而置父母於相忘之域恬然不以爲耻乎而况壬辰之事秋毫皆帝力其在我國食息難忘而頃者虜逼京師震汚皇陵驚心痛骨慘不忍聞寧以國斃義不可苟全而顧兵弱力微雖未能悉賦從征亦何忍更以和議倡之於此時乎徃日聖明赫然奮發據義斥絕布告中外轉奏天朝環東土數千里庶

免其被髮左衽矣不圖茲者獎勅纔降邪議旋發人心之憤當復如何又况承旨侍臣亦可屏去云者噫亦太甚矣謀國非附耳之言君臣無密語之義所言所答如其義也雖使千萬人叅聽亦何傷乎如非義也屋漏猶愧天可欺乎今內而朝廷外而民庶皆欲食其肉 殿下深居九重獨未之知耳吳達濟之疏實出於公論而旋被 嚴譴雷霆之下莫不摧折至如李敏求以秩高諫長不恤公論朦朧引避遽停前啓其他新進後輩依阿渙忍無足恠也嗚吉劄子許多張皇熒惑 天聽遂舉朱胡兩賢及我國多少名賢指爲主和以資口實且以頃日之斥絕指爲

聖上之過至以勿憚改爲言繼之曰生靈塗炭 宗社不血食言辭變幻震搖 聖心夫外挾強寇之勢以內劫其主是可忍耶且臺論雖發一邊送書未爲不可云者何其不有朝廷不有臺閣至於此極也是言亦足以亡 殿下之國而 殿下非惟不能正其罪乃反用其言合啓方張而 國書已渡江嗚呼國家之置臺諫亦奚用哉啓見謂曰此言實太過可行刪削公不肯曰國將亡矣何可言遜職分所在身謀可捐疏上 上竟留中不下十二月扈 駕入南漢城 上亟定城守計公在 行闕下慷慨倡言曰天意奮發國事庶有望乎遂退與同志條上急務首

言自古戰守之計所以掣肘而沮敗者和議爲之崇也今幸 聖志堅定或有更起和議者請梟示軍中以一衆志其餘皆由嚴師律激勸軍情收拾糧餉整頓器械等事也二十日公面對曰臣督戰北城北城士卒皆願出戰而論議矛盾臣言於體府而亦不見聽此只在 聖斷而已再昨之戰臣詳知士氣百倍萬無不勝之理賊騎雖突出如飛而一聞砲聲則回走不暇矣公聞羣議欲以 儲君送虜陣自城上趨詣 闕下要鄭公蘊欲同入對極言之辭氣慷慨涕泗交下時輿情齊憤其議挫縮故遂不求對然公意猶憤憤不已以爲凡事不絕根柢則必至滋蔓而不

可爲也今鳴吉尚在廊廟終必復起邪議至於亡國而後已遂邀三司多官齊會 闕下公曰今日之義必先斥去主和之人諸人皆相顧默然大司諫朴瀆曰彼正如孤雛腐鼠彈論不難然此非今日之急務追後論之未晚也於是諸人靡然從之公力爭不能得乃指斥三司頗深切流輩亦多不悅者公又上疏曰當此孤城危迫之日非以講和退敵爲不可蓋自我乞哀則虜益輕我和終不可成也惟一意戰守示我可以有爲然後和可議也丁丑元日又議送牛酒于虜公又上疏曰廟議欲送一使各之以歲饋假之以偵探上欺 聖聰下瞞羣情城下之盟北轅之差

僅一間爾言之至此痛哭痛哭今聞勤王之師齊到近地中外合勢決一死戰則三軍氣必倍矣願一意戰守焉廟堂竟送牛酒虜不受且言汗率大軍出來廟議因欲遣使問其行到何處仍以起居安否公又上疏極言其不可不報時城圍已急國書將用某字公遂獨對力攻主和之臣請加重律且言三司忘君負國循默依違之罪自是人皆側目指爲浮薄好名之人必欲危中之及虜書來辭極悖慢公又入對曰今致凶書皆鳴吉之罪也而昨見其答書則非和也乃降也爲臣子而忍製此書乎因悉暴其奸狀初七日聞南陽府陷敗之報其府使卽公兄棨也

公乞遞職 上許之已而遂與吳公達濟被執同死於瀋陽公稟質清介性氣直截聰明絕人過眼輒記自少居家必以孝友爲先親有疾病色憂以處居憂三年誠禮備盡兄弟三人同居一室勉以學業不事生產雖衣弊食麤而不以爲耻三登臺閣言責自任四入 經幄至誠匡順其所養甚正而所守甚確卒能成就大節可謂不世出之君子矣其臨死與虜辨析者最明白抗厲而質館宰臣素與公平日不相能故其所傳說多不以實其後宰臣歸語所親曰吾與虜交歡豈本心哉欲爲公家彌縫凡百而尹某不識吾心見而責之曰今日事雖出於不得已已甚羞耻

矣又何忍深結至此哉仍加我以不忍聞之說此因宿嫌而然爾然彼人稠廣中耻我以無益之說自觸其怒可謂不思之甚者公有遺書及記行一冊在衣帶間臨死被虜人搜去故不得傳公配金氏清陰先生從女也生子以宣以徵朝廷錄用而月廩焉後金氏喪特命庀葬異數也

吳達濟字季輝海州人年十九中丁卯司馬二十六文科壯元由成均典籍歷兵曹佐郎侍講院司書司諫院正言司憲府持平弘文館修撰校理丙子五月爲副校理時金虜僭號朝廷斥責而復欲通使語在洪學士傳公上疏曰臺閣者公論之所在也公論一

發則雖以人主之尊不能脅持大臣之重不能沮遏况以執拘逢君之一儉臣而敢與公論相爭乎頃者崔鳴吉以送使通虜之意發於朝廷絕和之後其議論之邪遁固已可惡而第以財擇取舍之柄在於君上故朝廷置而不論矣厥後臺諫以廟謨爲非爭相引避議論甚峻玉堂亦據義論辨是三司之公論旣已發矣而鳴吉恃上意之所在不念國家之事勢乃於登對之日敢陳誑嚇之說上以惑亂天聽下以威制公議至以臺論雖發一邊送使爲言自古安有以不恤臺論率意直行之術導其君上者乎及至玉堂面斥羣議爭辨則所當縮伏愧懼以俟物

議之所定而猶且偃然陳劄惟恐和事之不成其縱恣無忌之罪不可不正時虜釁已啓而朝廷舉措無可以慰人心者公復上疏論時務八條其要則以勉進 聖學爲本矣是冬公罷官家居及聞虜變徒步扈 駕入南漢山城事急主議一本議作事者以公及尹集縛詣虜營洪翼漢則自西路任所直送虜穴蓋自行朝受圍以後外則諸路勤王之師所在奔潰內則糧儲器械皆已匱竭朝廷只以江都是 廟社元孫所在而爲國家本根之地一日忽報陷沒朝議更無所恃而虜請 上出城甚急衆議且將從之尹公將入 上前碎首爭之公曰吾等不能批患折難今到

萬分地頭而主事者以爲如此然後 上躬可全雖明知其不然更何忍沮止哉吾儕要當自靖無愧于心而已尹公歎息而止朝廷旣與虜定約虜曰今日兩國之釁皆由於春初斥和之臣須先執送軍前時崔鳴吉主其事一本無崔鳴吉主其事六字用諸議以爲若只送一二人則恐不能免死須併取數十人一時出徃名曰謝過則彼必解怒於是不復白 上而直令兩銓分付各司籍名以告且令自首蓋於初受圍時虜人責送 王世子爲媾任事諸臣請於 上將許之持議之人爭相憤罵乞斬任事者由是其議遂止而任事者懼事定後罪及其身故欲乘此時悉去所忌之

人而惟慮 上心之終不忍也遂出入內外鼓動衆
心且令大將申景禎等從忠士卒嚙呶 闕門露刃
以憤之朝紳爲之喪氣流涕而已二公遂踵清陰金
公尚憲桐溪鄭公蘊自首於籌司大司諫朴潢言曰
斥和諸人不須多送尹吳二人今旣自首曷若止此
二人而已乎於是議遂決二公之將自首也吳公兄
承旨達升執手流涕曰虜之所索者春初首議之人
也汝非其人奈何如是公曰雖非首議旣攻主和之
人且主辱臣死分所甘心今日忍圖苟免乎達升不
能止丁丑正月二十八日拜辭於 行宮 上引見
曰古今天下安有此事當初爾等欲使予守正而已

今日之事予安得自由耶爾等以予爲君事至於此
予何以爲懷因泣下嗚咽二公對曰主辱至此臣等
常以不死爲恨今得死所矣有何憾焉 上問爾等
有老親乎嗣續幾何達濟對曰臣有七十歲偏母嗣
續則臣妻纔有孕矣集對曰臣只有祖母與三子俱
就臣兄啓任所今聞陷敗不知其生死也 上曰慘
矣集曰 殿下出城之日城中軍民不無乘時叛亂
之患願留 王世子鎮撫焉 上曰爾方就死地而
猶念及國事爾之忠誠極可嘉也 上命賜酒曰國
家倘或復延爾等之家予當顧恤爾等勿以爲念也
二公亦涕泣拜謝而出達升泣言於籌司曰吾弟從

駕之日徒步而來願得一馬免踏昔研也聞者酸鼻
會日暮未及出城吳公夜就館具豆屑湯水沐浴達
升終夜相持以泣曰兄弟永訣只隔今宵明日何以
相別又何以歸見老親與新嫂乎汝須趁此未明處
置後事公曰男兒一死貴得其所若後事則處置在
兄願兄勿以為悲因削木為小牌以佩曰我到虜陣
即必見殺收屍之際以此為驗也因就寢而睡二十
九日鳴吉一本鳴吉押出西門諸親友皆往送于門
痛哭而別滿城觀者莫不流涕而二公神色自若少
無悲感之容人皆嗟歎焉初本此下有行至一陽坡
可免之道到彼彼若詰問公等宜對以此非獨吾等
為之因悉舉其時臺閣之人則勢不可盡殺此豈非

良謀乎二公不答即起去相謂曰彼欲借我盡
殺一時名流大奸之計尤甚巧慘矣八十七字既至
賊將龍骨打出迎之鳴吉以二公去其巾帶而反接
之然後龍胡還入已而復出以汗言詰問曰汝等若
以我為不足畏則大軍之來何不出戰而反窮蹙若
是乎二公曰我國服事大明今已三百年矣一國
臣民知有大明而已爾國既僭大號則義所當絕
故我國於春初既已據義斥絕而曾未幾時復通信
使甚不可也是以我等果爭之我等所爭者惟大義
而已勝敗存亡不須論也龍胡默然使解其縛拘置
陣中謂鳴吉曰此輩乃我之讐而今茲縛來無非公
盡心明覈之致因饋酒食賞以貂裘鳴吉歸言曰吳

尹若如我指導則可保無事而及至陣前所答相左
必是畏物而然聞者唾噓焉一本無自鳴吉歸言至
聞者唾噓焉三十七字
復來詰問曰汝等之名非吾前日所聞者似非首倡
人矣且首倡者非但洪翼漢一人而已今若悉以實
告則汝等可免矣答曰我國既查送我等更有何人
我等只知有一死而已豈可畏死而誣引他人乎龍
胡復再三誘脅曰今不熟計後雖欲悔之其可得乎
二公曰死非吾所畏也吾戴吾頭來當斷即斷更勿
復言虜撤歸時使其一將主二公在陣後北去主者
服公等節義常加尊敬其寢食之具必自看檢終始
不懈因慰解曰到瀋陽必得生還矣初至楊花渡尹

公寄其弟柔剛伯書曰二月初三日始聞伯氏舍生
之報痛哭呼天氣絕僅甦寧欲即死而為 國家強
食而生耳此行寧有歸期上奉老親下率諸子俾免
飢死皆在於君余何憂焉葬兄時切勿妄生厚庀之
計稍存餘力以救百口之命可也一家得保則後豈
無改葬之路耶若力盡於葬埋而老親及百口凍餓
而死則亡兄之靈亦必痛恨於冥冥矣吾行蓋緣清
國固求去春首謀斥和之人廟堂以洪翼漢為對而
又求在城之人城中適無其人吾與吳達濟陳疏自
當此乃身自為之少無尤人之事矣男兒墮地捐身
救 國家之急斯亦幸矣更何言哉只以老親臨年

竟不得更拜仰天泣血而已尹公謂吳公曰我備嘗
窘辱而死於虜地曷若死於我境耶吳公曰不可人
生斯世固有一死死得其所明我節義豈非樂事何
必效匹夫之諒乎到信川虜留十餘日吳公裁家書
藏諸懷袖行至大同江邊宿一村家遂潛以付家主
老翁又書絕句於壁上虜人邀漢人來見謂無他語
遂去其老翁待虜去以其書封呈于平安監司監司
送于政院以傳于家有一簡二首詩乃上母夫人者
也又有簡與詩各二寄兄及妻者也其壁上詩則竟
不傳其上母夫人詩曰風塵南北各浮萍誰謂相分
有此行別日兩兒同拜母來時一子獨趨庭絕裾已

負三遷教泣線空悲寸草情關塞道脩西景暮此生
何路更歸寧孤臣義正心無作 聖主恩深死亦輕
最是此生無限痛北堂虛負倚門情其寄兄與妻曰
南漢當年就死身楚囚猶作未歸臣西來幾灑思兄
淚東望遙憐憶弟人魂逐塞鴻悲隻影夢驚池草惜
殘春想當綵服趨庭日忍作何辭慰老親琴瑟恩情
重相逢未二暮今成萬里別虛負百年期地濶書難
寄山長夢亦遲吾生未可卜須護腹中兒聞者莫不
流涕四月十五日到瀋陽虜置二公於其所謂禮部
衙門一小屋鎖直甚嚴十九日早朝龍胡坐于其所
謂戶部招二公去龍胡傳汗語曰汝等雖曰斥和似

非首倡不須殺汝等汝等率妻子來居此地答曰此
決不可從須速殺我龍胡反覆開說且劫勒之終不
屈龍胡起入二公出語所帶奴曰今日虜必殺我矣
奴驚泣曰何不姑從其言遽挑其怒自速大禍乎二
公笑曰屈身之辱反甚於死此非汝等所知也尹公
且謂其奴曰虜問及吾家屬者無乃欲禍及百口耶
吾已答以亂後不知死生虜若更以問汝等汝等亦
若吾所對也二公遂相與言笑自若其食時進食如
常且相謂吾等若從彼言則終爲左衽之人是何忍
乎有頃龍胡復出引入二公而又執從行奴三人拘
置墻頭時我國宰臣及侍講院官被龍胡招與叅坐

龍胡復厲聲迫脅二公亦抗言拒斥者五六次宰臣
等亦再三勸諭而終不聽龍胡知其終不降遂使從
胡縋縛甚急而引出二公猶回顧奮罵遂驅去城西
門外卽虜人刑殺處也宰臣等旣出相顧言曰真萬
牛難回之人也五月二十四日質館宰臣南以雄朴
簷朴潢等成貼書狀曰去四月十九日龍將等招臣
等三人及兼輔德臣李命雄坐定引出尹集吳達濟
於前傳言曰此人等罪宜死而特以人命之重欲爲
全活許令率妻孥入來仍居此處則尹集以爲妻子
亂後不知存沒吳達濟則以爲至今忍死到此者萬
一生還復見吾君與老母若果如此則生不如死渠

等不念全活之恩抗言如是今不可復貸矣臣等答
以此人等俱以年少只切君親之念妄發如此若終
始曲全則豈非千載美事再三懇諭而終不得免六
月六日其書狀至 上教于政院曰二臣事極爲慘
惻宜月廩其家二公死時鄭弼善雷卿在質館使舌
人懇乞收屍虜竟不許吳公寬厚忠信端方正直平
居恂恂似不能言及論國家利病政令得失辭氣激
昂無所回避聞者縮頸性至孝友愛彌篤平生言行
無一不本於此故對之者不覺其孝悌之心油然而
生也嘗贅在南氏家日徃省大夫人南氏家或闕騎
率則徒步穿過市里雖風雨不廢常謂其婦兄南一

星曰凡人死生之際多喪其所守者利害切之也然
以余觀於古今擇利者不必生處害者不必死昔唐
武曌之立也褚遂良直言曷經事先帝其勢難免於
簾下之撲殺而猶以愛州刺史終長孫無忌頗有依
違之意且有元舅之親定策之勲而終不免赤族之
禍以此言之人當爲其所當爲而已又可較其利害
而有所前却哉此聖人所以有從吾所好之訓也其
伯父楸灘相公允謙受業於栗谷牛溪兩先生之門
公又學於楸灘其淵源之深遠有如此者故其所樹
立如此雖其氣質之異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始
娶某氏無子再娶縣令南斌女僅踰一年而遭亂北

去人猶幸其有遺腹矣及期生女而又天人皆以為
天道無知也 孝考朝筵臣金始振啓曰洪翼漢尹
集吳達濟三人節義宜有褒贈以樹風聲而當初則
迫於疑懼矣今歲月浸久保無他虞矣 上卽命施
行於是贈洪翼漢都承旨尹集副提學吳達濟左承
旨 上又嘗曰尹集與其祖及兄兩世三人俱死於
節豈不貴乎集弟進士柔亦以孝行著於世丁丑後
遂廢舉業飭身力學不幸早死士友咸惜之或言庚
辰朝家以計密通 皇朝虜人覺之執崔鳴吉以去
鳴吉有詩曰我雖不殺三學士中夜思之心自驚天
道由來好回換白頭今日又西行崔若於此時見殺

則庶可少贖其罪而竟至無恙豈天意於彼此之間
要有所抑揚者耶 一本西行下作此亦可見其實狀云而無自崔若至者耶三十四字
謹按春秋之義列國之臣尊向京師自稱陪臣蓋分
定也天經地義民彝之大者有違則禽獸也我 太
祖立國 高皇帝命為朝鮮以為東藩 本朝世守
侯度誠心恪謹 太宗朝 皇帝嘗曰朝鮮國王愛
我哉及至壬辰倭變 宗社為墟 神宗皇帝舉天
下兵力以存之則凡此東偏草木昆虫無非 帝德
攸洎也丁丑事迫於不得已然萬折必東之心則未
嘗已也而至我 孝宗大王則 聖志尤卓然如日
月之皎然矣彼三臣者能以死明其心天經地義民

彝賴而不墜而 孝考崇報之典更無遺憾豈不盛哉或者謂今日無地可讀春秋蓋不知有三學士也今 上戊申嘗 御熙政堂問三臣事於筵臣吏曹叅判閔鼎重具本末以對左議政許積以爲喜事釣名之人鼎重曰其時虜人敢讐 天朝始建僞號則彼三臣者安得不痛斥乎 上曰事係 天朝大義當如是况終能殺身踐言不可謂釣名也大哉此真聖人之言也 上又曰其時洪太始謂三臣如何建祠以祀則何如領議政鄭太和曰恐煩聽聞也鼎重曰若建自士林則不可禁也 上然之又有進士李重明者上疏乞立 神宗皇帝廟 上下其事朝議

不一故卒不行然 上意則以爲是故卽官其人愚嘗謂此議早晚有成我 孝考當配侑而彼三臣者亦宜從享 廟庭也又按尹學士祖父龍陽公暹其兄府使公榮俱殉節死洪學士婦與二子及子婦俱遇虜不辱潔己而死尹之義有所受而洪之義有所授豈非我 列聖及 皇上培養之致哉同時如金清陰鄭桐溪諸公亦同有春秋大義哉黃叅知一皓亦見殺於虜其子璉年甚少常血泣號天嘗以洪公遺跡示余請爲序蓋以其父之禍大略相類也未幾黃生奄忽而逝余哽愴之心愈久而不能已也今清州牧使南公九萬來謂余曰吳學士乃

吾姑夫也。吾先君嘗哀集其事實爲一通欲請於作者以立傳。今吾姑惻然舍恤祈見此事之成。故並以三公事爲託。旋聞南公姑下世。余前後孤人之意深矣。是將爲沒身之恨矣。亟取筆書之。而名曰三學士傳。死者有知。將不恨其早晚之有間也。嗚呼。讀此而無涕者。真所謂無人心者也。然春秋之義爲今所諱言者久矣。南公兩世非今世之士矣。可尚也哉。

又竊念我東禮義素明。當時立懂之人甚多。如江都則自仙源金相國以下十許人。其他所在。委命表著者不可勝數。且如潔身不污以守其志者。如尹公宣舉諸賢事。雖不同而同歸於一致。皆不可遺也。此不

須別立傳記。只收其行狀碑誌以附於此。編之後則其義該矣。余老且病。未暇於此。有志之士。尚有以成之也。崇禎辛亥七月日恩津宋時烈書

傳內始有陽坡一欸矣。其後據政院日記及李箕男書札。知其實狀有不然者。又今兵曹判書南九萬吏曹判書李敏叙二公力言其爽實。蓋此傳始據三家之狀成之。而此一欸實出於南公先人所撰。吳學士狀而令南公之言如此。蓋當時事三家子弟無有目覩者。意其出於傳聞。則其可信似不若政院日記及李箕男目見之書札及南李二公之說。故剛去之。而其昔有今無之實狀不可全沒。

以來後人之疑故略記之如此云 崇禎癸亥四月十三日時烈追書

林將軍慶業傳

林將軍慶業字英伯居忠州達川少以弓馬爲業大丈夫三字常不絕於口亦好讀書常慨然自歎曰吾稟天地之氣不爲物而爲人不爲婦人而爲男子惜乎生此偏邦將局東以送一生也丁卯虜變 朝廷與媾以却其兵將軍時不甚知名奮曰 朝廷與我精砲四萬則將往殲彼虜洗劍鴨水而歸耳 崇禎丁丑虜以我 王世子入瀋陽又執斥和人洪掌令翼漢以去將殺之沿路守宰恐懼莫敢與語將軍時

爲義州府尹出迎執手曰士大夫死得其所難矣公名將與太山北斗爭高矣供奉甚豐又資送極厚談笑送別絕無嗟勞語時虜首聞將軍名必欲用之凡擊椒島及西犯必使 朝廷爲將而送之將軍以計誑虜虜一切墮將軍計中而不覺也至蓋州海中與天兵相遇虜使其親信者數輩同載一船以察事情將軍亦隨機出奇方其戰時使砲兵密用土丸 天兵發矢亦故使不及故兩軍一無所傷將軍忽使善水者二卒佯墮水潛傳 本國忠愫於 天將之船因通虜人機密情形一日喟然謂同志曰平生素心正在今日蓋以犯順爲至痛極冤欲投入 天朝也

或曰豈不好乎奈禍及 本朝何將軍遂歎息而止
始虜所恃以爲西犯之計者將軍也及見將軍屢戰
輒退遂爲退軍計使將軍由水路歸國蓋不欲我師
涉其境也將軍曰我之思歸一日爲急豈不欲由水
路速歸但舟楫皆傷敗且無糧食不由旱路無以得
達虜將信之遂由虜地而歸旣而虜追覺其見欺之
狀又潛通 天將之事發露虜脅我 朝執送將軍
將軍聞卽束裝杖劍就道歎曰天生男子必有所用
今乃無端就死於虜庭乎遂於中路逃躡虜聞之益
怒詰責 本朝本朝大索終不能得將軍往來江湖
間或與商賈雜作或混跡僧徒或出沒城市而人莫

能知也年月日得商賈船潛入 大明地爲天將所
任用此後事詳載其日錄甲申北京破虜人入據而
天下爲其區域將軍遂被執抗節矢死虜終不能屈
遂付 本朝使价出送身猶漢衣服而頭不剃矣時
賊臣金自點當國殺之將軍臨死大言曰天下事未
定不可殺我矣旣死國人無不義而哀之尼山賊柳
濯假將軍姓名作亂曰將討虜雪耻愚民以至僧徒
一時雲集李延陽時白自請率禁兵往討已而亂民
知非將軍卽解散故逆豎被擒於道臣而誅滅之
按 崇禎丙子虜人僭號遣使於我有同金虜之詔
諭江南者然蒙人亦至欲共尊爲帝館學諸生大會

闕下上疏請斬二使二使懼而逃去 朝廷奏聞
天朝傳檄軍門時掌令洪翼漢在鄉上疏曰臣聞虜
使懼誅逃去曲踊巨踴義氣百倍仍請斥主和臣不
翅如胡澹菴之於秦檜丁丑媾成虜威脅 本朝執
公以去時 國家新破無不咎洪公以斥和招兵又
畏虜不敢慰問獨林將軍深加歎賞喜其死得其所
其氣義之相感如此洪公竟與吳尹兩學士取義成
仁其爲 國家之耿光何如哉其後將軍之所成就
尤卓犖竒偉求之古今實罕其儔孔子作春秋垂法
萬世自獲麟以至於今二千年所讀此書者多矣而
能知其大義炳然者蓋寡矣今將軍以海外陪臣尊

周一心始終如水雖以虜之凶暴終不能屈可謂千
百年一人而已賊臣之必殺而後已及如三學士之
大節天下皆聞之而許積斥以非義士獨何心哉權
順長金益兼不論有官無官不忍以禮義之身甘爲
犬羊之類視死如歸尤可尚矣而今有以儒爲名者
乃敢斥之以無必死之義其悖理傷化抑又甚矣而
世方推獎之不暇天常良彝幾何不至於盡滅也昔
朱夫子生乎宋朝南渡之世邪說暴行肆行無忌蓋
甚傷之也故苟有死義之人則雖山僧賤卒無不表
章焉蓋衰世意也可謂感矣今朱子之道因賊鑄而
晦剝無餘將不敢憑藉其道以拒邪暴之萬一矣嗚

呼可勝寒心哉古語曰世亂思君子不改其度愚竊
林將軍家傳而有感焉既爲之立傳以告于野史之
秉筆者而仍及其當時死義之士焉

砲手李士龍傳

李士龍星州人以良丁隸兵籍 崇禎戊寅清虜西
犯 皇明嚇索我賦自訓局別送精銳士龍與焉初
至州默然逢點及行州牧親犒以送之酒食甚設士
龍不食乃言曰聞以我等助虜攻 皇帝國我何忍
食此我心已有所定矣仍自庭下直上州牧坐或偃
仰或箕踞州牧任之不可既至錦州衛松山鋪虜與
天將祖大壽對陳交戰虜愛惜我兵之技精庇在馬

鞍下以防矢石有發砲而中者則輒有重賞士龍初
放砲不丸虛發虜覺之摔出擬刃於頸士龍不爲動
虜釋之而曰復敢如是耶汝若放而中者卽有重賚
士龍復如是虜甚怒而猶不殺至於三則虜遂亂斫
以徇之俄而祖將牒知之揭示一大旗大書曰朝鮮
義士李士龍虜亦義之兵罷許同仇收尸以歸歸葬
星州某里其妻全節不嫁有一子曰善其時星牧乃
故叅議閔公光勲也當士龍偃仰箕踞也老峰兄弟
幼從傍告之曰彼漢無禮何不治之公曰是何言也
聞其言我不勝愧屈矣其後老峰爲學士嘗至懷德
之興龍溪舍夜坐說此事因相對流涕矣其後滄江

趙丈涼來過鎮岑之舟村余再往拜焉仍語及之趙丈曰余亦略聞之矣蓋爲傳以記之余曰閔學士之意亦然矣 崇禎戊申余自 溫官隨 駕入京嘗於筵席進曰衰世尤當崇獎節義仍及嚴興道姜孝元及士龍事 顯廟卽命除李善職善卽爲萬戶姜孝元則 命以內需奴二名代贖其子與孫興道命訪其子孫而錄用之嗚呼 聖朝舉措可謂善美矣謹按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士龍一賤卒也未必聞聖賢之言讀詩書之訓者只是民彝物則得於天而根於心知 皇上之可尊親戎虜之爲犬羊自識其向背而至於殺身而不悔

觀於此而益信大雅之訓不我欺也今夫爲士者平居讀經史談義理視士龍孝元等無異虫獸之蠢然矣及其遇事變臨利害則蒼黃動惑去義失身覲然無耻者滔滔也其視士龍等爲如何哉吾是以表以出之實朱子表章唐衛士之遺意也嚴興道其事載野言姜孝元略見老峰所書墓石云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五十六

